

画说建党百年 ②

一切行动听党指挥

——从《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》油画说起

王燕萍



纪律严明、步调一致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。井冈山斗争时期逐渐形成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就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永葆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和经验总结。1974年，由军旅画家彭彬、何孔德、高虹共同创作的油画《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》（尺寸为322×249厘米，现藏于中国美术馆），以生动真实的题材、层次分明的构图、丰富浓烈的色彩，艺术地描绘出毛泽东1928年4月3日站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圩“三十六石丘”田边土台上，扳着指头向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员讲解“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”的历史情景。

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，是统一意志、规范行动、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。因此，他决心整肃军纪，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。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时，毛泽东提出“支部建在连上”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针对部分官兵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，他宣布：“说话要和气，买卖要公平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。”10月23日，在向井冈山

前进途中，他强调了三项纪律：“第一、行动听指挥；第二、打土豪款子要归公；第三、不拿群众一个红薯。”

1928年1月4日，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，在组织发动群众时违反群众利益的事常常发生，毛泽东又宣布六项注意：“第一、上门板；第二、捆铺草；第三、说话要和气；第四、买卖公平；第五、不拉夫；第六、不打人，不骂人。”在工农红军南下湘南途中，毛泽东在桂东县正式颁布“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”。三条纪律是：“第一、行动听指挥；第二、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；第三、打土豪要归公。”六项注意是：“一、上门板；二、捆铺草；三、说话和气；四、买卖公平；五、借东西要还；六、损坏东西要赔。”此后，六项注意又增加“洗澡避女人”“不搜俘虏腰包”两项，形成了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各解放区从本区实际情况出发，对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内容作了不同规定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，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，

1947年10月1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发布《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》：“三大纪律如下：（一）一切行动听指挥；（二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；（三）一切缴获要归公。八项注意如下：（一）说话和气；（二）买卖公平；（三）借东西要还；（四）损坏东西要赔；（五）不打人骂人；（六）不损坏庄稼；（七）不调戏妇女；（八）不虐待俘虏。”从此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从形式和内容上被固定下来，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“第一军规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用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教育军队、教育干部、教育党员和人民。后来，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对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作了高度评价。2015年1月1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：“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就那么几条，很容易记，更容易执行。”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已经成为党和军队开展纪律建设的传家宝。

今天，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，机遇与挑战并存，要用好这个传家宝，增强党员干部的“四个意识”，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，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。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

故乡的春天总比太原的要来得早一点。乘高铁回徐州六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眼见着一路上越来越绿。

我透过车窗向外看，离开太原时田地间的秧苗仅见出绿意，再向南行驶两三个小时，快到郑州时，就见秧苗比太原的高了一截，风轻抚着它，秧苗和着春风的节拍柔美地起舞，这是一个流动的翠绿色舞蹈，连绵不断，多姿而健美。绿色中常有小溪或者小水渠从中穿过。真真的田园风光。山或山丘也是这样，从万物复苏刚显出朦胧的绿意，到整座山都绿意盎然，那绿似乎要流淌下来，厚重而壮观。从朦胧的绿意到绿意盎然，只用了几个小时，却跨过几百公里，这像一幅长长的水墨画。在车厢里欣赏着外面的风景，没觉得速度之快。好像是看着同一座山，同一块农田边的秧苗，瞬间它们就绿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绿。山上的绿像是要迫不及待地冲下来，闯进车厢。我一下想起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的诗句，“青”就是绿色，那正是眼前的景象。

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两句诗，那是父亲饭后在餐桌旁闲聊。父亲说到这两句诗时，很有激情，他把手并排立在胸前，手心向外，用力向前一推，说，“闼”就是门，“排闼”就是用力推门，破门而入。山送来了绿色。我眼睛一亮，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忽然感觉出一种力量。从那以后我记住了这首诗，还记住了父

亲的手势。父亲走后，每逢春天我眺望着远山，想寻找这种感觉。现在，我隔着车窗，感受到那每一寸绿色都在热切而又深情地呼唤，它把春天送到人间。

这两句诗出自北宋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安石的《书湖阴先生壁》一诗。原诗为“茅檐长扫净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。”这是作者题写在湖阴先生屋壁上的一首诗。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，是作者居住金陵紫金山时的邻居。后两句诗是王安石修辞技巧的有名句子。那“护田”和“排闼”尽显了水的柔情与山的伟岸。父亲对我说，你看这个“绿”字用得多好。我感到了温柔与力量交织在一起产生的美。父亲又说到王安石的另一首诗，《泊船瓜洲》，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京口是镇江，瓜洲在长江北岸，与京口相对，扬州南部长江边。父亲指着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这一句说，这个“绿”字，最初写为“到”，改为“遇”，再改为“满”“入”最后定为“绿”。我一读，果真觉得哪个字都不如“绿”字好，那“绿”字用得真是神奇。没有它怎能有百花争艳的春天，仿佛所有的美景都是从“绿”里繁衍出来的。父亲把他的《宋诗选注》拿给我看，那本书是钱锺书先生选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。书里谈到，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。王安石在草

心灵吟唱

春来春往花更艳

尚建军

桃花已开了数日，昨晚一场风吹开了窗户，不知道梦里的桃花是否美丽依然？

风吹醒了麦子，也唤醒了麦子身边的草，野草可劲地长。去年栽下的树已长出嫩嫩的叶，我猜，它的根早已深深扎进了土地，与长眠在地下的人心儿相连了，打一桶水，慢慢地浇，让常青的树苗带去深深的思念。采把野花，这朵朵花里有我，也有你，让花儿携着土地的芬芳，常驻我们心间。

一树桃花红了半边天，昨晚的风刮起的花瓣雨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，抬眼看，一朵桃花就是一朵绽开的笑脸，它们没有因凋落的花瓣暗自伤神，而是精神抖擞地向着太阳的方向，向上，向前，开得更红，开得更艳。

朝花夕拾 郁金香

常成儒

喜欢唐诗的人，或许读过或记得李白的《客中行》（又名《客中作》）一诗：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”。这诗意境很美，读来琅琅上口，令人回味无穷，于是“郁金香”三字也便记了下来。

晋阳湖公园第二届郁金香花展开始了，前几天我去公园游玩，看到大片大片的郁金香开放，觉得真是美不可言。与人闲谈中，一位游客说，这郁金香从古开到今，怎么以前公园里没有？我这才知道，他是把两个“郁金香”弄拧了。

我们现在看到大面积栽培的郁金香，属植物中的百合科，产地来自荷兰。荷兰称之为花之国，原因也在这里。但郁金香何时移植中国？现在的资料还没有确切的记载。荷兰人与中国的交结，是荷兰殖民者用枪炮占领台湾，那是明朝的事。郑成功领导台湾军民赶走了荷兰人，台湾被明朝收回。到清朝康熙年间，施琅率领清军攻占台湾，台湾才归入中国的大家庭。清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原任掌河南道事、河南道监察御史汪灏，搜集了中国的花草、树木、谷场编成了《广群芳谱》进献朝廷，康熙还为之写了序。这部中国植物学集大成的著作（清汪灏等编）中，在花谱三十四卷里，却找不到郁金香，这说明，直到《广群芳谱》成书，中国还没有“郁金香”一卉。《辞海》（1979年版）郁金香词条（第467页）介绍的郁金香，说其来自中亚，属植物中的百合科，其形状如我们日常所见。但是否由荷兰人直接传入，我们不好武断。

那么，李白诗中的“郁金香”又是怎么回事？

《辞海》旧版“郁金”词条第446页介绍，郁金属植物中的姜科，主要产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，以广东、四川的郁金著名。其形状悉如《辞海》介绍，这里不多赘言。而民国年间国医周志林著《本草用法研究》（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）所述，则重点介绍了“郁金”的药用功效、价值，具有研究性质。“郁金”作为中药材，有解郁宽胸、行气、凉血、破淤功效；折开其秆茎、内黄外赤、气微香不烈，这才是“郁金”名称的本意和由来。唐代，现山东峰县当时称为“兰陵”，以产酒著名。酒中浸泡了郁金这种中药，便发出了一种独特的香味，诗人称之为“郁金香”。酒香，配上郁金的香味，再用珍贵的器皿斟用，而且，还有志同道合的诗友，四方面的美都聚到了一起，难怪诗人有“不知何处是他乡”之感慨。话说回来，这“郁金香”都是药材郁金泡酒发出的香味，而并非植物中的郁金香。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。

晋阳湖公园首届郁金香花展，面积2.5万平方米，展出了早、中、晚三期陆续开放的60多个品种，多姿多彩，远较一般的介绍更为宜人、悦人。大概，这应该是太原的又一个第一和“最”吧？

稿上改了十几次，最终选定这个“绿”字。文学大家这样改出来的字岂能不好？可见它“绿”得多么珍贵。在注释这首诗，这个“绿”字时，还提到王安石另一首诗《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寄吴氏女子》的后两句“除却春风沙际绿，一如看汝过江时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，除了春风吹绿了沙滩这一点与当年不同，一切都和当年送你出嫁时是一样的让人伤感。这句诗里也有一个“绿”字。这是王安石借送弟兼寄女儿的一首诗。此番送弟，触景生情，让他更加思念远方的女儿。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，王安礼。吴氏女子是王安石的长女，吴安持的妻子。我看见注中说“王安石《送和甫寄女子》诗里又说：‘除却春风沙际绿，一如看汝过江时’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”。这个点评很俏皮。想必王安石很欣赏这个句子。

回到徐州，我错过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早春的景色，只见路上已繁花似锦，姹紫嫣红了。那些浅紫的、淡粉的、深红的、鹅黄的花儿都在绽放，满树满树，密密匝匝，灿若云霞。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春天。

可是我觉得这一切还是走不进我心里，它缺了点什么，是什么呢？好像是一种力量。唯有父亲那个手势，猛地用力向前一推，念一声“两山排闼送青来”，春天便是这样进入我的心中，踏实而又厚重。